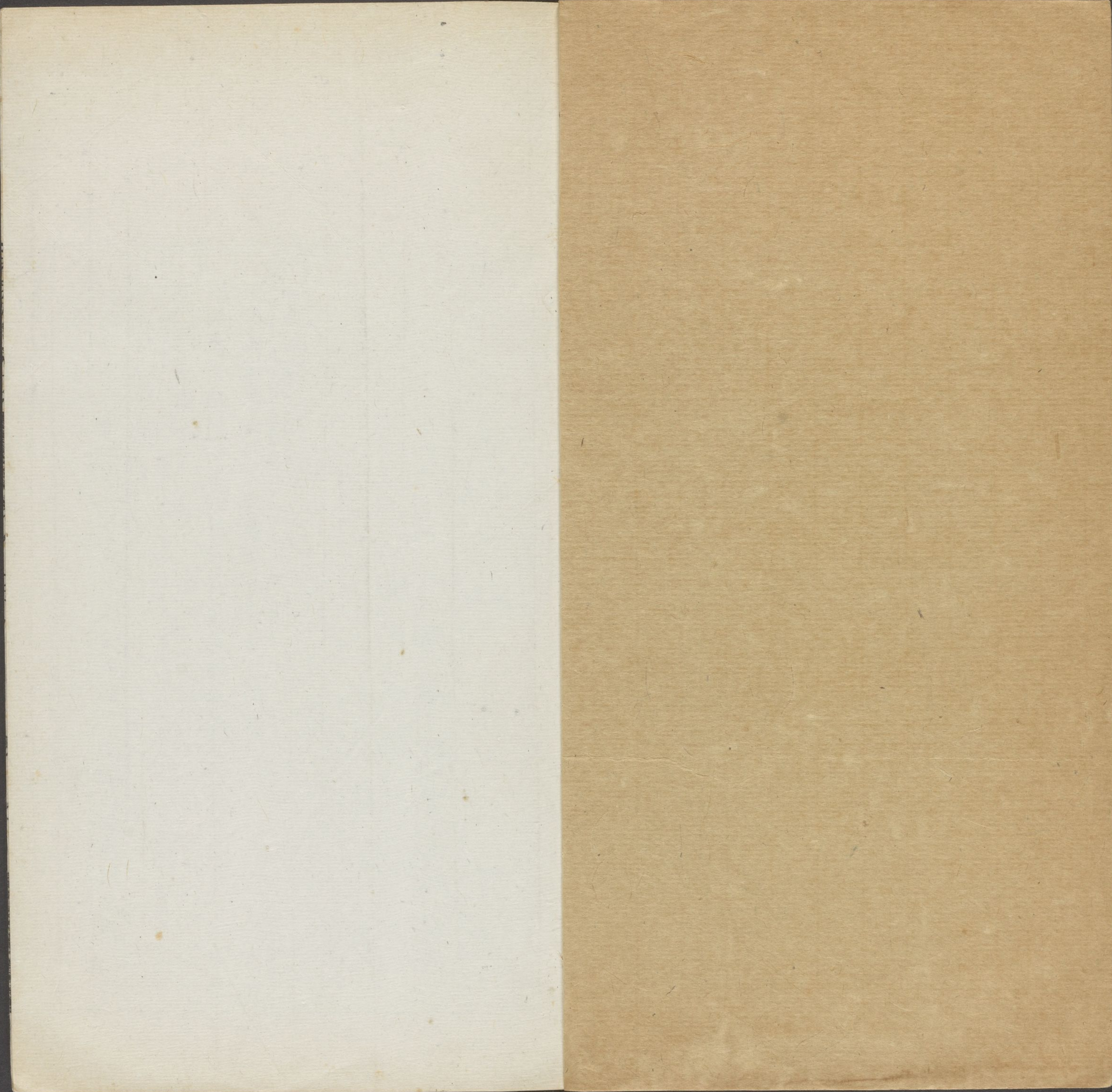


T9297/0446

6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6





蘇州府志卷十八

山陰先生章
卷之五
刊行

○人臣門
二公

河東氏... 蘇州府志卷十八... 刊行

蘇州府志卷十八... 刊行

蘇州府志卷十八



群書考索卷十八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人臣門

二公

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

康公之舊職公文

禹以司空行宰相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

百揆之事前

後世官職叅雜

考索別集卷十八

臣月

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如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仕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方得除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邪訛謬承衣不復之正祖宗之法除三公三孤者必須建節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岳諸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徑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

宋朝除授之制

文官自金紫光祿大夫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然後加三公三少如富韓諸公是如此宋朝置三太三少官而無司徒司空馬司空之三公然韓杜諸公有兼司徒司空又有守司徒司空者皆不可曉神宗贈韓魏公尚書令今後世不得更加侍中中書以為制蓋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

今兼尚書令神宗特贈尚書令者其禮極重宋朝惟韓魏公上同古者以道義輔君

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以顧命挑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及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之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

漢時大傳亦無官屬。書說

後世置兼官之失

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傳佐天子之是加官

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
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為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
經邦之責矣書說

三省

三省始於漢魏

侍中中書尚書三省起於何時侍中漢時置多是侍衛人主或執唾壺
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職甚微緣日與人主相親
故浸以用事而權日重尚書只是管開拆群臣書奏又云宰相如州府
之都使尚書如開
折司管進
呈文字凡四方奏狀皆由之以達其初亦其微只是如今之尚食尚
衣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漢武帝遊宴四廷以外
廷遠故置中尚書以宦者為之久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後來洪恭
石顯皆以中尚書居中用事而擅權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
歸臺閣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中尚書行
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行下九卿而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矣所

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曹操開魏王所未敢即擬朝廷置中書遂置祕
書監及漢遂置中書監所以荀勗由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
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蓋尚書又不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問侍
中是時為何官曰黃門監即今之門下省也左右散騎常侍皆黃門監
之屬也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以前謂之禁避魏元后父諱遂為省
猶今言省中禁中也書說

唐及宋朝體統分合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
或有未當則門下急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
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
書之權獨重宋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
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皇帝做唐六典三省皆
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四曹依
舊分頭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各自由

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書事如有除授則宰相同其議定
當筆宰相判過中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尚
書尚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簽押如有不是得以論
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皆官屬簽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文公語錄

宰相

在公進賢退不肖之心

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著一毫私心便不得前登堂言做宰相
只要辨一片心辨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賢不
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
真不肖耳上同

今日只用牢籠之術

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問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
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住

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
令我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為宰相欲分別善
惡杜絕于請分諸門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覺一事則人爭
非之矣上同

天官統六卿之職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提起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
官之職至於闕寺宮嬪之大魚鹽之屬無不領之上同

天官之職非大其心者不能為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
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
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
是省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上同

人主之職在論相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朝廷

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真適已而不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網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之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為慮者就朝事乙酉擬上

宰相天下之紀綱

一家則有一家之紀綱一國則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

輔相當選剛明正直之人

選任大臣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

好之私便變之流不能盡由法度若得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有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論之際常先挑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大臣慮四方

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繫拴在自家心下始得公文

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具僚

方今朝廷只消置二相三參以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具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則而又不能擇賢便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箇監司同上

今日立對之非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然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所有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合開展在上指書利害上亦知得子細看如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上同

當以進賢退奸為職

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莫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文公與留丞相書

廣資天下之才

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者取之於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上同

正心以正君

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覽夜觀其旨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各相者其規亦蓋不足道文公與丞相書

正己以正人

廣引人才勤政已開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文公答梁丞相書

勤勞以執政

况今祖宗之繼耻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王上憂勞揚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

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
意之所欲為者願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
如此不已禍本日深文公上

畫公以斷事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
議論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廢乎德業盛大

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大誠服文公與留

當有度量心術

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
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文公卷周

相天下者猶梓人

梓人委群才會衆工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彼斧者奔而右鋸者趨
而左斤者聽刀者削其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書其姓字凡執用
之工不在列亦猶相天下者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
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
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其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文如

為相規模

陳平之所以宰相者宰天下也曹參之所以相齊者相天下也鄭季

宰相職在任人

用一人當天下受其福否則或受其禍用一人當天下合而譽之否則
共指而嫉之用一人否與當未可知也相與語曰某由於其所嫉也一
人焉顯拔於上或曰某之才無以異於我也何以先我而甄用乎一人
焉失職於下或曰某之才過人如此遠慮是也何獨流落不遇乎舉天
下禍福慘舒毀譽恩怨之端一歸之相萬貨之低昂不同價而相為之
權衡萬口之鹹酸不同嗜而相為之劑量萬形之妍醜不同狀而相為
之水鑑也此固徇權喜勢之所貪而愛天下者之所深思極慮而不可
易也注鄭

得人才不若得一相

夫得百驥驥不若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若得一甌冶百騏驎有時而
得者百太阿有時而毀缺若伯樂甌冶有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劍何求
而不得哉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甌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
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
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
天下輔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脩舉其功固大矣如海與房喬與掌朝
政其功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為政事小大罔有不論正觀太平
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魏而曰房杜者當太宗即位之
初房杜執政天下喜見太平之功及天下已久天下之人酣樂太宗之
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危人調鼎而不可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
魏焉然迹其行事考其實效魏公才智在杜之上而規模顯於房故曰
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甌冶也唐史發潛

宰相所以平天下

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
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樂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秦火
宰相當擇之以精任之久

昔者三代之相伊尹傳說周公之徒皆終身而不易蕭何相漢以終身
為未足使擇其自代者故海內以安是以知宰相之任擇之不可不精
任之不可不及也晉叔父論
政權不可不在宰相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
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有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田蚡
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至二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帝
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柰何帝不能自
欲攬威福之柄歸之一已然聰明有所不建則耳目必有所寄故置加
官及尚書之屬自此宰相之權愈輕矣陳李雅

宰相當公心用賢

崔祐甫舉吏無間親舊不亦賢乎然一人之親舊有限而天下之才無窮宰相之職朝夕為天下求才焉考民謠聽士論瑩心鑑以待之則四海九州皆吾兄弟也又何拘親戚而始悉其才行耶石唐發揮

大臣以身主天下之議

昔慶曆初間仁祖厭西師之久民罷用憊思正百度以備太平是時罷磨勘以別能否減任子以除濫官易監司以澄汰群吏者以范文正公主之耳熙寧初神宗以大有為之志欲理財治兵強中國以威四夷是時制置條例更張法度一新當世之務以荆公主之爾元祐初宣仁知百姓困於新法之不便欲復祖宗之制以與天下休息是時黜聚斂深刻之吏力引元老以洗除新法以溫公主之爾范公處黨習方興之際而欲塞小人僥倖之路力如此其難也荆公當眾君子交攻力爭之際而獨持勝紹述之論以議其後變如此其難測也然范公慨然獨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已任荆公自謂人臣不當避天下之怨使怨皆歸已然後為盡忠於國溫公急於救患難以國事未有所

付為急難荆公用心過差矣世述道不可班二公要之皆不以得喪發譽死生一動其心然後能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力主其議而無所畏避也是鄭

僕射中書尚書名義

禮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

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人主行則參錯於宮中之間其物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侵以用事尚書是掌群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物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重中書因漢武帝遊宴後庭云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充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洪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嘗權傾內外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之事盡入於中書

凡見後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言尚書猶今言上書殿下陛下之類
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臣紙
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卿故在東漢時不惟尚書
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做朝廷建官但
置祕書令纂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苟勉自中書遷
尚書監人賀之勉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
漢時尚書之職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文公錄

百揆朝官之長

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嶽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嶽乃管領十二牧者
也四嶽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嶽為一人矣同上

古今兼官之制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平章事同上

虞周皆是兼官

問禹自司空宅百揆曰是以司空宅百揆如周之以六卿兼三公也舜

之言曰汝平水王是說司空事惟特懋哉是說百揆事同上

宋朝官制沿革之因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
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
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
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
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立
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
豈不更佳同上

執政

執政偏私之過

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與他只懲創後來之禍皆歸咎祖宗不合輕
改官制遂事事以祖宗官制為是便說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大典殊不

知後來所以放行踰越任用小人自是執法者偏私可關改官制事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或已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可殺其禮數減其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不可易之常典豈不過哉然祖宗時放行極艱其選不過一二人二人三人後來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寵倖臣考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有以啓之耳及經變故乃追咎輕越祖宗法度之過殊不知此既開其可入之塗彼孰不為可入之塗以求合乎文公語錄

樞密使

宋朝因仍五代舊制

檢校開府以上便得文官文臣為樞密使樞密直學士者蔭子反得武官如富鄭公家子弟有為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官為樞密使武臣或不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令文臣為以輔之故蔭子皆得武臣宋朝因

而不廢文公語錄

有黨兵名無發兵實

宋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且如今樞密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殺討處全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使出得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

同上

今無寇患愍高武烈之倫

任國政者不聞有寇患愍之謀與宿衛者不聞有高武烈之請使諸將情心三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強事急而糧已匱於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民矣文公與黃樞密書

侍從

從班賢否雜用之弊

從班之中賢否猶雜至有餘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尊
逐隊排連積補其傑然者乃敢造為飛語立橫議於臣前所陳者而宰
相畏其兇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聞於陛下以請其罪蓋其
為患日久矣孝宗朝戊申
封事。文公

朝廷輕任之失

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
文書以求不任事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裨聖
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奸欺植
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任
如此其後又擢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亦無怪乎常不得天下之賢材
而屬任之也前

當遴選醇儒

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
而况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

必以勞勩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唯則又仰關帝學在令初
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
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寧宗朝辭免
奏狀。文公

給舍

後省封駁之職

納官之言如漢侍中合給事中朝廷詰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文公

給事中給事外

給事宋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或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使要在
上面安煩了不欲其宣受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總出應遠近
皆知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上

公議所在

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參議以求公議之所
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施行之孝宗朝戊申
封事。文公

宰相選士為給諫

宰相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公而又公選天下
直諫敢言之士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
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
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濇民力不裕軍政不
脩者臣不信也光宗時已酉
封事文公

臺諫

當用天下第一流

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稱傳得到第四五等人氣宇
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改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為非
天下第一等流矣文公
語錄

言事當勇

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墮墮然我
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
服其勇云文公與張
元善書

宰相當主言責

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
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文公與
丞相書

出諫臣非美事

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深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文公答
尚友之

臺諫緘默之過

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
歲遷至極其選孝宗朝戊申
封事文公

是非不敢言

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
逆上意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
不敢言人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文公
語錄

漢唐臺諫抗直

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撈於

門下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
萬可多方為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同

諫身過不若諫心過

諫君過臣子之下策也末自古聖主明王曷嘗不倚諫臣以排其過今
乃以諫過為臣子之下策無乃鉗忠臣之口結義士之舌使上之人飾
非而拒諫歟曰非也過固人主之不免諫亦人臣之當為然過水於滔
天之後孰若過之於消消之始撲火於燎原之時孰若撲之於熒熒之
初後之諫臣能諫人主之身過而不能諫人主之心過夫身過之過自
心過之過微自其微而致之則易及其白而察之則難臯夔之吁咈伊
傳之警戒未嘗俟其君之過昭灼于外而後言也茅蘘之萌固以勦而
絕之矣而人有德義以饒其內禮法以繩其外是以無汙輪之勞無牽
裾之諍無折檻之呼而人主之過已潛消於冥冥之中矣後世之君固
有志於唐虞三代之君然知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心知淑君之政
而不知淑君之德是以制誥之差賞罰之謬刑法之酷暴于中外然後

紛紛紜紜爭以頰舌白簡之彈至于數十章皂囊之上至于數千言呼
亦晚矣同

諫臣抑宰相

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

齋

諫臣當在左右

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日又矣唯諫臣隨宰相
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常朝綴取
早暮相親未聞所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以言可也
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陳之宜莫若
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莫得而一焉今諫官之見亦有聞矣其
不能朝夕上下人亦明矣禁中之與君婦子而已耳捨是則詩人而已
耳庸者邪者而已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
吾見今日兩府諫官之老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曾南

御史責人亦當自責
責人非難責已為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纒兔匿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君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也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

御史

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特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

一臺之重

夫骨鯁介特蹇諤自立謹言直氣不畏強豪若之為御史故一臺之望足以儀四方也一臺之威足以繩百僚也一臺之屬足以振萬事也一

臺之責足以重朝廷也故國家有大蠹可得而去也郡國有大奸可得而接也天下之大利害生民之大休戚百官之大廢置群吏之黜陟皆得督視而劾聞焉

重臺諫

古人設官必重臺諫之權者非重臺諫也重臺諫所以重朝廷也在漢光武特與百官絕席而當時號獨坐者在唐憲宗時有使百官避道而當時號為龍街者夫入也而使而官絕席出也而使百官避道是果何意哉豈非重其權所以使人有畏耶

臺諫權輕人無畏心

今日之所恃以折天下奸雄之心者亦固有在然不可以輕其權而使無畏心人而至於無所畏則亦何所不至夫朝廷欲自便而以臺諫為長員官吏無所憚而以臺諫為文具則亦何以臺諫為哉蓋古者譏訶之權在臺諫而後世進退臺諫之權在權貴夫人之所望援而進者固奔走之不暇惟所欲言則借臺諫之重以言之惟所欲去則假臺

諫之權以去之事有關於權貴者其為立仗馬而已至於今日而一章
明日而一疏不迥以細謹責天下之士以溥刻恐天下之吏閭門之編
故鄉黨之微累煩繁瑣屑徒厭人聽夫是以所言皆權貴之所指所去
皆權貴之所忌昔先朝有為臺官者上謂之曰朕不欲臺諫奉行宰相
風旨則對曰臣非惟不欲奉行宰相風旨亦不欲奉行陛下風旨壯哉
斯言臺諫皆若而人也則臺綱之不振無是理也同上

侍臣諫臣

負紫荷橐夾玉皇香案以備清問之顧問者天子之侍臣也簪纓多冠
攫萬乘龍鱗以張天下之瞻目者天子之諫臣也朝廷清明公道振立
則一政事之得失不獨諫臣能言之而侍臣亦能言之一用舍之當否
不獨諫官能規之而侍臣亦皆規之同上

監司守令

監司不可過為寬厚

今為一路之州縣不知其幾為州縣之官吏不知其幾州則守也倅也

下於此則曹掾也縣則令也丞也下於此則簿尉也天下之人不能皆
無能皆不肖某人何人也仁可以治民也才可以辦事也廉可以率俗
也吾舉之吾君用之夫烏乎而不勸某人何人也貪也則舉之衰歛
以奉上位也奸巧以媚要勢也吾按之吾君殛之夫烏乎而不警一言
而人以為勸一言而人以為警夫是以無負於風采之寄今且不然所
舉之人某為親舊也某為權勢也一歲之出按者凡幾州縣之所歷者
凡幾以謾不可校之簿書與夫不切之訟謀紛乎其前彼其心雖知其
吏之不法而當按則曰某人某之子弟也某人某之親故也某人某之
所嘗屬託也吾何忍按焉人且從而稱之曰是寬厚長者之為監司者
也夫寬厚長者固士大夫之羨名而為天子風采之任則亦何用乎此

同上

遠地之守當擇

廣南之地去京師尤遠瘴癘蟲毒種種穢惡內地之人南轅越嶺不啻
斥逐必罪戾尋庸不得已而後膺其選而又地產珍奇掌握之物尤富

數世疆域曠絕按察稀臨宮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沮沒之人何憚而不為賄乎歷蓋交廣之間民瘼多叛職由此也賈父未晚之歌尹來殺我之謂人情大可見矣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善政所感

政之善惡有感於物者亦有感於人者堯避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鱈魚善政感物也米以王侯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勉則美鮑來有薛公則魚鹽至善政感人者也

二千石善政

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比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以多為令而病民慢自設於險而病民詐也九轉丹砂點鐵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易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養生於祈禱之外理筆於教訟者傳閩孝之章發耳鎖亢者深春耕之來賣私闢之刀劍以為牛蓋淫祠之樽俎以養親雖承平百年雨露滲漑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

黃山

善政即為漢之循吏

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奸宄雖兩漢循吏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鳴集且為為鳳凰狼茅皆化為嘉穀矣

守令不任事

夫食人之食者任人之責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朝廷以十萬戶付之一守以百里地委之一令元元之休戚繫焉一時之豐耗繫焉不知權此而寅緣為奸亦弗思之甚且設官置吏本以為民今也為民父母而反有以蠹民民何所望耶然此方未仕之時與得寸祿以有為迨夫歲月之積家溫食飽則平日志願一皆汲汲吁可嘆哉

吏為民之乳牧

歲當早歉群情嗷嗷綏靜撫摩尚虞多事倘貪吏復從而威削之是子方啼饑而乳之蠶者復奪其食牛方奔喘而牧之悍者復疾其鞭則其轉就羸殘而激成搏觸其勢所必至焉耳人君保民均於保子愛民甚於愛牛而為之乳與牧者實奇諸吏

良吏貪吏

良吏出為德星則雖齊歲方艱而民懷子母之戀貪政肆為碩鼠則雖魏麥可食而民與逝去之思

賦吏

賦吏者人心之巨蠹也芟其根而毋使之蔓伐其枝而毋使之萌而備郡縣者皆羔羊素絲之節牧養生民者無苛政猛虎之嫌

官吏之弊

然以風霜之評議者未必畏朝夕之誅求者每自若貪婪狼狽險鷲猛。肆貪暴之毒長告訐之風以詞訟為與利之門以獄犴為論財之府。快意於常刑之外橫取於經賦之餘以慈祥愷悌為姑息以刻剝慘毒為整辨議論習尚日趨於薄似非清明聖時所宜有也

群書考索卷十八

別集

群書考索卷十九

別集

山堂先

建陽知



編輯

刊行

士門

科舉

教諭譚璋 校正

古者教民而賓興

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備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材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已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備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

科舉始於隋唐

隋煬帝始置科舉之法彼惟豪傑特起而一天下之難也故以科舉銷天下英雄之氣唐興華隋之弊獨此不改然猶有辟舉法故唐之人物亦有可稱也

後世專以詞藝取人

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以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誼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語或問

科舉奪人本心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文公語錄不可使科舉之心勝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

三分猶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詞當先變經論策之式

今科舉之弊極矣如鄉舉里選之法此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區處且變者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二禮一舉試易詩書襟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格奔競之弊則均諸州之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攷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備之人如此亦度幾矣同上當專以經學取人

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遂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為一類二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郊年以二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二經午年

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
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
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習而
用以為題上同

今日立法之弊

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盜賊遇士亦分明以盜賊自
處鼓譟作鬧以相迫脇非盜賊而何欲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
禁不許繼燭少間自沙汰一半不是秀才底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
而有其實前同

古者士有定志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奪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義而興其
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
孜惟懼德業之不備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
在其中孟子所謂備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學校貢
舉私議

古今取士之殊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
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
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
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
為如何哉文公覽昌軍
進士題名集

歷代選舉之法

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
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
其選舉之目必以教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
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
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忘文
貢舉學
校私議

宋朝始專以文藝

官材取士之法三代尚矣漢魏以來至於晉唐郡國選舉公府辟召其法不同然上之所取乎下者其路博故下之所學以待問者亦各有所以而不專於文藝之一長也至宋朝始專以進士入官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然不亦過文藝而已夫文者士之末其在君子小人無常分士或懷負道德而不能此與雖能而耻不屑就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文公業問

國朝取士非古法

國朝官材取士之法進士而已雖間設科目如所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者特以疑文隱義困於所不知如此則賢且良矣至於博學宏詞自命而試於禮部者則又可笑蓋遲明暴飯揭篋而坐於省門以埃漏啓鑰而入視所用題退發篋搜之則其中古今事目次輯鱗比而亦有成章矣其平居講學專乎此甚者至於不復讀書也進士之得人已踈問矣而所設二科者又如此然則士有懷負道藝以陸沉乎下者其勢必耻乎此而亦庸有不能者國家安得而用之耶同上

鄉舉太學監漕之弊

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又出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老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當更諸科之制

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制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也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久又明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史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為道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繆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

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
當立德行之科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
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
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德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
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之國家文公學校
貢舉私議

當反不安以就吾安
或不以安科舉之業請教答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
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
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悌忠信但用之非爾吾舉而反之
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文公
語錄

不可為學業奪志
問科舉之業曰程先生有言不可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十日
事舉業亦有二十日備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藥矣同上

不可以得志為心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常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總
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同上

不可以新奇立意

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總把書讀便生立意要計新奇都
不理會本意著實同上

時文繫教化風俗

向來做時文只籠疎恁地直說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氣龜近日時文
屈曲纖巧少刻墮在裏面只見意思都衰弱也是教化衰風俗壞到這
裏同上

時文關世變消長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嘆息云最可憂者不是
說文字不好這是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
同上

時文日趨巧弱

時文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同上

所說無預於所行

專做時文底人說底都是聖賢話說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将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事讀書總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如時文也不出聖賢許多話翻然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同上

今日出題目暗僻之弊

今人都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如何教他不杜撰

同上

舉業之學非古

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

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憚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隋將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文公同安縣論學文

空虛無實之名

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有傲其父兄外有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

穿鑿新奇之病

文公補試榜論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知識其病

之所在顧反共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華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文公答 陳書中

馳驚纂組之工
鄉里晚學見聞卑淺不過溺心於科舉程試之習其秀異者又頗馳驚乎文字纂組之工而不克專其業於聖門也是以僞風雖盛而美俗未絕父子兄弟之間其不能無愧於古者多矣

文公中 庸集解

棄本逐末之害
所論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揅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之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浮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為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為當務而切切留意也

文公答 商軒

前賢無休迫之累

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休迫

之累

文公答 居厚

違經背義之失

今之為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敢為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固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其所出題目定不依經文都是斷章牽合是甚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為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可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壹不過專念本經及有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為奇說而無所底止哉今之為經義者又不若為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

文公 體貼而無義理

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依經旨去說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就兩三

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著實論時務也尚得今却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上同

治經而不明於經

州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時都恁地國家何賴

焉上同

春秋侮聖人之言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某謂此皆是侮聖人之言上同

當有踐言之實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乃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文公跋胡澹庵作李承之

論語

專門名家之弊

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文公學校貢舉私議

摹倣時文之病

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而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上同

裁前聞釘之失

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亦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盡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闢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失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上同

經學廢而不全

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

諸經當兼試四書

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

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則士無不通之經而皆可為當時之用矣

詞賦

空言無益之尤

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上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逾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上同

詩賦實為無用

嘗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文錄

在見識讀書

考索川集卷十九

嘗見已前作者無書不讀而今賦有甚見識若見識稍高讀書稍多議
論高人豈不更做得好文字同

論策

論策須試以時務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行今不能行只就科舉法中區處如策
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同

論策當以年分科

今欲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申韓老莊之屬及宋明諸家文字當別討
論分定年數兼詩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
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為
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程子之法
策各道則士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同

禁對策諛佞之習

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
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

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患其諛佞之奸心

矣以上並文公貢舉秋議

群書考索卷十九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澍校正

財用門

財

君民要在兼足

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論語

國不以利為利

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羣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大學
財聚則民散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
若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同上
仁與不仁之判

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指身賈禍以
崇貨也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
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効也同上

欽臣盜臣之別

聚斂之臣利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
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大學

宋初取民過厚

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

取於民者比之前代以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
地削兵多權宜科湏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以殫而開者諸路上供
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
十分登足而後已光宗朝已酉歲
封事文公

天子不當有私財

天子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
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
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
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
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同上

小人以聚斂欺君

任事之臣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
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
其實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

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孝宗朝庚子封事
以財發身之義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散財以取名教人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効如此攷

損上益下之說

後世不復知潔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悉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攷

當與民共其利

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惟與民共之未論為天下且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歛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賦歛稍急又有科數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上同

財聚民散之說

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歛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手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所積也耶文公上宰相書

嚴禁科罰之弊

國家愛惜斯人如護元氣不忍以毫髮擾之詔令所頒戒飭州縣未嘗不以嚴禁科罰為言而其所以取之州縣者乃如此是則陽為禁止而陰實縱之又從而驅之使必出於此文公與劉丞相劄子

利病制於聚歛之臣

今并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歛措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可此而亦不能施也文公答張敬夫

當均節州縣之財

考索別集卷二十一

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備其實哀憫民力之凋瘁而思所以膏澤之者
今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
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
其畢集須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
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同

宋朝財數

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
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
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萬餘貫

聚斂

今之法斂焉猶濼也權焉猶厲也征焉猶禦也今之吏非是非三者無
議也今之民非是三者無祇也國至大民至細也立法以揜其口腹之
尋常而還與之為市市之不酬還與之為仇勢至威事至不美也數百
里之地設數大窰基而布之武夫悍吏苟可逃責大體不恤也不必譏

也直征而已矣不獨征也直攘而已矣斯民虎視吏坎乎視國也非苛
政而何差夫足國而蹙其本技其本而壅其末何如其智也昔文王之
政賦不二澤不禁關不征今之吏皆犯之矣人之虐於斯讎於斯聚族
哭於斯非一日也幸而天下未有故偶涇原之卒長安市上之呼去爾
架除爾陌徹爾甃有不爭赴者乎

官兵財

內外諸吏高秩厚祿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應萬人而朝廷常
有無才能之嘆歲十萬錢乃足一卒卒驅六尺團數石之弩荷一鈞之
矛此比屋而居者不下百餘萬而常有夷狄之憂珠犀龜貝出乎海竹
木香茗出于山黃金丹砂出于土可耕之野萬餘里鹽藉酒酤舟車水
陸之筭徧乎天下而當有拏廩不足之患

財勝事

善為國者知財之甚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
後財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之物也載物者嘗使

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泥塗而車不憤
登峻阪而馬不蹶今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乎居
惴惴僅能自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
幸而無虞猶恐不自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有不可知
者

盡地利節浮費

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
露之發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出也不原其所自有而制其所從
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之中則是賤文夫爭錐刀之利耳豈君子所謂
理財也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利要其所從無而
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

惟君子善理財

自君子避取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民之受禍未有窮已夫所謂
理財者豈曰取之乎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也古之人未有不善

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大禹周公是也

取財以信

聖人所為大過於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擅天下之有天
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天下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
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為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於明也

過飲者多不克終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
余讀其書大祇以魯鹽富齊爾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
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固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
鉉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責民以所無

及唐末兵興始有私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歛無錢爐平地無銅山
言責民以所無也

興利者多禍敗

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之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范祖禹

暴斂甚於盜賊

暴斂之害甚於盜賊盜賊害民之命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不可得而復收也同

公心散財

散財發粟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聖人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心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東萊

土木最費財

麥熟於夏禾成於秋秋而善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禾麥胡文定公

武帝費財

文帝貴朽粟腐武帝已難用之矣卜式所輸寧及太倉一粒粟乎故謂卜式之獻不足以富國適足以裕武帝興利之心以為牧養之計尚有餘粟以佐用况天下乎魏公

管子穰查

春秋戰國王政既衰查亦饑乞糶于晉魯饑乞糶于齊歲以不同則乞于鄰國所謂九年之制也查已自敗壞管子輕重一篇無慮千百言不過君民之相換大耳

為民者七而游民者六

今天下之財所以不足者何也害農者繁而去本者衆也古之為民者四而農其四之一也今之為民者六而舍農者蓋六之五也而胥吏又不在焉胥吏蓋害農民六而蠶食之者也而又害農者之一也則是今之為民者七而游民者五其六也而兵徒又不在焉

為天下理財

管子集卷之二

管子集卷之二

六

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而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抑將盡因其子歟抑其父固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歛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柰何以聚歛為理財財有限而欲無窮

厥初生民無窮民也民為聖人而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於是乎始窮故受之以節節者約後而歸儉也然有財之窮亦有節之窮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說又窮矣

理財有三

理財之說有三其上惠民其次惠國其下惠奸惠民者雖不為國計而其陰有以利公上者皆民力之所供也惠國者雖非為民計而其實有以利公上者亦人情之所願也不窮財之所歸徒浚財之所出此惠民之弊憂世者所以深痛公私之積也

窮征財有反

頭會箕歛之法慘因以啓隴上輟耕之心間架陌錢之征峻反以實菜糲見色之口

財竭

民無留藏地無餘寶利自一孔以上皆入官矣而大農猶以匱告財於何而取地半於承平之時而歲入已倍之財於何而生養兵之外有官有司之奉郊祀賓客之費不能以十之一財於何而節

財乏

以財言之新疆旋失資糧委棄叫卒一炬倉廩掃空而財始耗矣江廣以寇盜而傾儲二浙以水潦而缺上供而財益乏矣料撥不已猶慮之與內帑築底將何以繼倚區區之楮以立國而楮至不行是豈更變鈔法賣鬻爵牒所能濟哉。賣絲羅殺剝肉醫瘡蓋不特如昔人所詠而已

財有三窮

財有三窮

財用門

七

采薇未還撒花妄費財窮於將也魏成方殷孫竈難成財窮於兵也囊金匱帛溪食整慾財又窮於貪吏矣

錢幣

區處交子之策

論淮西鐵錢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錢今朝廷却只以紙視之今視是銅錢交子不得用於淮鐵錢交子不得用於江南又須江南官司置場兌換銅錢交子乃可行耳效

銷鑄滿世之病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多端秋鑄銅器者動整四五分壞了此壞錢之弊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貨物覆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曾檢點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詞

節財

愛民必先節用

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關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光宗朝已酉擬上封事

當節無名之費

內有京師外達都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功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光宗朝已酉擬上封事

內帑

內帑認為私貯

虞允文之為相也盡職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義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書不可催埋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特之項而版曹自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未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

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
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
皇帝之言哉孝宗朝戈中疑
上封事。文公

上供多入內帑

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
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趣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
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撻撻驚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
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實錄刻剝此民力之所
以大窮也光宗朝已酉歲
上封事。文公

上供

官吏脇取之擾

縣道既無贏餘可積又無科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
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脇取之州郡聞知稍
行禁約則諸縣便以籍口不肯留心趨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

允補足為州郡者憚有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為不復考問不惟非理
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
平矣光宗朝奏
文公

免上供以寬州縣

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
今積積金穀綿縮數內每歲量撥二三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
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孝宗朝庚子
上封事。文公

經總制錢

此錢不當立額

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
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
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况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科名可以
稽辨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
立額也雖至愚不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此較蓋緣紹興十九

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賊之計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

立額比較之弊

孝宗朝奏狀文公

切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討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儉佞措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

年中之行經界人戶多有白晝不覺照用印致得當字號則
錢所此增蓋未有無狀小人獻此錢版之計一於朝廷既為所誤
流毒至今未已詳論如左

錢比論之弊

切凡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總制錢委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
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其權宜情事當時定議之臣方且
自以為功而其元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漢江
以後雖知其弊然當出愈繁遂不能議復有增加以至乎今乃為大虞
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獨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討其出納多寡之實
數而隨以取之則亦雖失體而未有其害及經界中推行經界之法民
間遂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而其印至則
便後常錢而無復前日之虞矣而一時乃有檢校倍克之人輒為比較
之說以誤朝廷使不歲入經界則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
其非然而小變之然猶必使逾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資者

